

窈窕的两个内涵

——兼论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分异

侯文学

摘要：“窈窕”作为审美范畴在《诗经》中指高大健壮的视觉美感。感性美是其主要基因，在汉代文学中获得承传。汉代经学家则为其注入伦理道德内涵，主要体现于经书笺注及用以干预现实政治伦理。

关键词：窈窕；经学；文学；分异

中图分类号：H1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6-0066-05

关于“窈窕”，学者们的讨论不为寡少^①，本人读此数文，受益颇多，近日在进行汉代经学与文学的研究时，又生新的体会，形诸文字，希望对此问题有完善之功。

窈窕，在汉代文献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内涵：一为贞专，二为美色。两者在使用上，通常有明显

的界限。前者主要见于汉代经学家对于《诗》的解说及朝臣的奏疏^②。《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郑笺申之：“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文选·秋胡诗》李善注引《韩诗章句》：“窈窕，贞专貌。”齐诗学者匡衡奏疏与上引诸说略同，尤为具体：

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汉书·匡衡传》）

“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是窈窕义涵的具体阐释，用现代汉语做大致表述，就是内心贞静、专一，外表端庄，不存在丝毫对于男性的诱惑力量。

后者主要体现在汉代各体文学作品当中。班婕妤《捣素赋》：“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窈窕姝^③妙为一系，俱指与青春妙龄俱在的容色美好。幽闲贞专为一系，指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内在品性。杜笃《被褥赋》：“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黄。于是旨

①较典型者如欧阳冰先生文《“窈窕”美的文化内涵与后代经学家的改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4 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窈窕”，认为：“‘窈窕’一词包含着深远、幽暗、幽静、飘忽、神秘等语义成分，本用于描写自然环境幽僻渺远的神秘色彩，这正是南楚最典型的自然风貌。‘窈窕’也常用于描写深奥玄妙之理，这显然是前一用法的引申。”“在先秦，‘窈窕’及其同源词往往多见于南楚或近楚地区的文章典籍之中，最初当是楚语，随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才变为通语。”李炳海先生文《从幽静闲雅到妩媚妖冶——窈窕意象的原始内涵及演变》（《东北师大学报》2001 年 4 期）从原始意义出发，梳理“窈窕”在后世的意蕴的发展演变，注意到“窈窕”内涵的变动因素和不变因素。刘毓庆先生文《“窈窕”考》（《中国语文》2002 年 2 期）以为：“所谓‘窈窕’者，其初当是形容居处洞穴之状”，“本义为言洞穴之幽深”，“因穴道多呈深曲状，故‘窈窕’亦引申有了婉曲修长之意”。李艳红、钟如雄文《窈窕本义考辨——与刘毓庆先生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 6 期）则强调：“‘窈窕’初为人类所居之洞穴，其内幽深之室为女子所居，故后世也代称尊贵而年轻的知识女性。”

收稿日期：2007-1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07JC751015）。

作者简介：侯文学（1972-），女，吉林德惠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②汉代朝臣奏疏要求引经，经书成为经师干预现实政治伦理的依据，是经学致用之所在。

③《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姝，美色也。”

酒佳肴，浮枣绛水，酹酒醴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微风掩盖，钺谷低徊。兰苏吟蛩，感动情魂。”从后面的戴翡翠、珥明珠等动人情魂的描写来看，作者所取于窈窕者，与美、艳相同，在于其感官的冲击效果。班固《西都赋》：“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言后宫爵号十四级，各级女官们均姣好华丽，且一个比一个高贵。张衡《西京赋》仿《西都赋》而作，唯规模更巨，文中对这些有名号的后宫女子之美予以铺陈：“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鸯。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要绍修态，丽服飏菁。昭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班、张的《西都赋》、《西京赋》展示的是西汉都城长安的巨丽之美，侧重对感官欲望对象的铺陈罗列，这是二部作品的总纲。循此以推，作者对后宫佳丽，则侧重于展示其外在美。“窈窕”内涵指向容貌、服饰和形体等外在美感特征。“昭藐流眄”、“竞媚取荣”之语，则明确提示：这些女子完全是以色邀宠，并无道德内涵。《玉台新咏》卷1收录的东汉辛延年的《羽林郎》用“窈窕”来形容胡姬装饰华贵的鬓发之美：“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边让《章华台赋》借伍举谏楚灵王写游宴之乐：“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窈窕、好仇，与酒肉佳肴并列出现，亦是感官欲望的对象。

“窈窕”的两种内涵在伦理道德价值判断上，截然相反，出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著述当中。这种差异的出现，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更深刻的文化背景、清晰的线索可以追寻？

当我们把目光置于先秦文献，而不再拘执于汉人说解时，就可以得到较为明晰的思路。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窈窕”一词最早出现于《诗·周南·关雎》，是诗写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慕，幻想取悦她，并娶她为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处，集中表现在对女子的赞美之词“窈窕”上。然美有内在与外在之分，此“窈窕”之所指是人的心灵还是感官的对象呢？

本世纪初整理出版的上博简《孔子诗论》^①的有关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推断：“《关雎》以色喻于礼。”“以琴瑟之悦，恣好色之恣。”^②恣，马承源先生读为“嬉”，释为“游乐”；恣，马氏以为即“忤”，并引《说文》：“忤，贪也。”^③从这段简文，可以推断，早期说诗者不否认也不排斥男主人公的好色。更进一步推论，时至战国，窈窕的内涵还是“色”，即感性美。

美又有高大丰壮与纤细苗条等种种区分。《诗》之“窈窕”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我们从字形来追溯。窈窕，字均从穴，凿地为穴，以供居住，这是华夏族较早的居住方式。《淮南子》：“上古南越巢居，北地穴处。”可见此二字产生甚早。《说文解字》：“窈，深远也。”“窕，深肆极也。”窈窕连言，本指建筑物的幽深。另外，窕除表示深远之外，还有宽广、闲旷之义。先秦两汉文献在使用窕时，多着眼于其“宽”义。清人段玉裁所列尤为详尽：

窕与窳为反对之辞。《释言》曰：‘窕，肆也。’《大戴礼记·王言》：‘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窳，内之寻常之室而不塞。’《淮南·俶真训》：‘处小隘而不塞，横扁天地之间而不窳。’《要略训》：‘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泛论训》：‘舒之天下而不窳，内之寻常而不塞。’《齐俗训》：‘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窳而不周。’《兵略训》：‘入小而不偪，处大而不塞。’《墨子·尚贤中》：‘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窳，小用之则不困。’《尚同下》：‘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荀卿子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郤穴而不偪。’《管子·宙合》曰：‘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司马法》曰：‘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窳，气欲闲。’又曰：‘击其劳倦，避其闲窳。’凡此皆可证窳之训窳肆。凡言在小不塞，在大不窳者，谓置之小处而小处不见充塞

①关于《孔子诗论》的成书年代虽有诸种说法，但都不出国时代。具体诸说可以参阅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36-96页）。

②释文据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页、第143页。

③陈桐生参考诸家，读为：“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并解释说：“凝，本义为凝固，引申为凝止，意谓在琴瑟之礼中净化了好色的情欲。”（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65页。）

无余也，置之大处而大处不见空旷多余也。^①

顺此以推，窈窕，用以形容女性美，最初当指高大健壮的视觉感受。

窈窕，指感性美，这是它在生成期便具有的内涵。在历史的传承中，这一点，作为一个原始基因，一直稳定地传给后代，尤其见于审美的文化活动——文学创作中。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披着薜荔衫，束着女罗带，含情凝睇。她因为天然美貌，又有极美的修饰而感到自信，相信对方（子）一定会为自己姿容服饰动心，称赏自己的美丽为“窈窕”。战国女性审美风尚较之《诗》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基于生殖与劳作需要的高大健壮的取向转为以满足感官欲望为要的感性风情的取向。李斯《谏逐客书》正是站在时代立场上，以女色为喻，上书秦王：“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史记·李斯列传》）窈窕，用以形容赵地美女。《史记·货殖列传》言战国中山之地的民俗：“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擅长鼓瑟，喜穿无跟小鞋，出入宫廷富贵之家，是中山女子的普遍行为。《汉书·地理志》文字略同，但所言地域则包括赵地。所谓赵女，无道德可言，却有无限风情。窈窕所展示的美，虽然有从体态到举止容貌的变化，但都是视觉印象，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经学极盛的东汉中期，这种理解在社会上也是广为流传。“博学高才”的班昭在告诫子姪时还承此理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视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后汉书·列女传》）李贤注“窈窕”为“妖冶之貌”，可谓得其精髓。

那么，“窈窕”的道德内涵是何时灌注其中的呢？就现存文献来看，至迟从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前引《毛传》是目前可以考见的最早从道德角度对“窈窕”做出训释者。在汉代经学视野之下，《诗经》中一些绘写女性的感官之美的词语获得道德属性。这种用法，尤见于与经学发生关联的著述及领域。扬雄《法言·吾子》^②：“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

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渥法度也。”华丹，指艳丽的色彩，与淫辞一样，是修饰的手段。窈窕与法度为一类，当指内在的品质的外现。扬雄《方言》卷2或可用为《法言》的注解：“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汉书·杜钦传》载，成帝好色，杜钦说大将军王凤：“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颜师古注：“窈窕，幽闲也。”《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然又担心余女之争，遂假意谦退求让，“太后以为至诚”，下诏许之。有趋势之徒争相上奏言王莽之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颜师古注：“窈窕，幽闲也。”言其容止闲静，合于皇家的盛德。窈窕，是内心贞静的外现。《楚辞·九歌·山鬼》王逸注：“窈窕，好貌。《诗》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丽，亦复慕我有善行好姿，故来见其容也。”王逸习鲁诗，对经学多所浸染，以为《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九歌》以下则为传^③，其注《楚辞》多附会经义，此即其中之一例。

蔡邕是汉末经学大师与文学家，既有经学著述，又有文学作品传世，其《青衣赋》塑造的青衣婢女，就其立意来看，是要塑造一个美善结合的典范：

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螭蟠。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蹑蹈丝屣。盘跚蹀躞，坐起低昂。和畅善笑，动杨朱唇。都冶媚媚，卓跖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蹈邪非。

这段文字，集中展示青衣婢女的各种美好。其中，“窈窕”是总纲，接下来的文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铺陈青衣婢女的容貌身材等诸种艳姿，后面写她具有经典女性的才干与品质。但细细审读，却不难发现，尽管蔡邕试图涵容二者，却不免受文学家审美心态的趋使，笔墨大都落在对美色的描绘

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譌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③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盖王逸欲以《离骚》当‘经’，《九歌》、《天问》以下当‘传’”，“此汉世经生结习，欲以尊其所好，妄为增益。”

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6页。

②《汉书·扬雄传》：“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氏诋訾圣

上,对于经学所重视的贞静之德着墨不多,是对文学传统的不自觉的因循。这引起经学立场的张超的强烈不满,作《消青衣赋》非之:“彼何人斯,悦此艳姿。丽辞美誉,雅句斐斐,志鄙意微。”又重申经学理念“但愿周公,好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就上下文意来看,张作使用“窈窕”的经学内涵,是以文学的形式传递经学理念,但并非汉代文学的主流。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用来作为审美判断的那些词语,在我们称之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的东西中有一些复杂的,但当然也很确定的作用。为了描述它们,或者为了描述人们所指的教养趣味的东西,便必须描述一种文化。”^①两汉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②,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形态。经学视野下,传统美的意义主要被诠释为伦理道德之善。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玉英》:“《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仁义与美具有相同的意义指向。对于女性的审美便是以卑己为主的妇德为尚。《白虎通义·嫁娶》以“从”释“妇德”:“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歿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焉。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班昭《女诫》承汉代经学对女性的审视,对女性作出如下规范: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其具体阐明文字或有交错,文长不赘引,然有两条说明颇为突出。“敬慎第三”下云:“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所谓弱,就是下文所言对丈夫的“敬顺”。“妇行第四”尤可注意: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嬉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①转引自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②皮锡瑞以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为经学昌明时代,以西汉元、成以后为经学极盛时代(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

《女诫》对于女子之行,提出德言容功四项标准,以德为首。大经学家马融深以为然,令其妻女习之。《后汉书·列女传》叙班昭作《女诫》缘由:“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据此,班昭所以为《女诫》,乃是为诸女在男权社会寻求一种合适的存身立足之方法。而基于男性立场的汉代经学家则将之视为妇行之本体,为女子之所当然。《春秋繁露·王道》:“观乎伯姬,知贞妇之信。”刘向《新序·杂事》也说:“是以《诗》正《关雎》,而《春秋》正伯姬也。”伯姬之事,载于《左传·襄公三十年》:伯姬为鲁襄公之女,嫁与宋共公十年后,宋共公卒,伯姬一直守寡下去。到宋景公时,伯姬所居之宫夜间失火,其左右劝其躲避。她说:“做妇人的规矩,是‘保傅不来,夜不下堂’,等保、傅来了再走才好。”保母来了,傅母未至,她又说:“做妇人的规矩,是‘傅母不至,夜不下堂’,与其弃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结果被火烧死。《左传》却借君子之口评论此事,是遗憾的口吻:“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义者,宜也。义事,即处事要善于变通。而在汉代经学家眼中,伯姬却受到称许。

于上述分析可见,重视并服务于政治伦常的汉代经学较之先秦儒学,对于女性的审视更为重德而轻貌,用伦理道德上的善来诠释感官欲望的美,忽视有别于善的美的独立价值。经学虽以周代文化典籍为阐释文本,但在诠释的过程中,却断以己意,通过诠释,展示经学视阈下的对女性的审美理念。《毛诗》传笺及匡衡对“窈窕”的解读充分展示了这一思路。由经学的伦理政治本质决定,经师们在干预现实政治领袖——帝王的婚姻时,便以贞专、幽闲等内涵为规定的“窈窕”作为理想女性的高度概括之语,施用于政治性的言说。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汉代统治者既需要维护政治统治的经学理性,也需要满足欲望享乐的声色犬马。文学对于情欲的满足,对于感观的愉悦,从来没有被汉人忽视放弃过。汉宣帝就振振有词地为辞赋辩护:“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从他对于笃好儒术的太子的否定来看,他对于辞赋的兴奋点未必是那装饰性的“仁义风谕”部分,不过是对辞赋兴趣的一个掩饰罢了。傅毅则从人生需要的多层次性为辞赋寻找存在的理由:“小大殊用,郑雅

异宜，弛张之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所以风民也，其何害哉？”（《文选·舞赋序》）汉代统治者既需要将部分女性重重包裹，以满足传宗接代乃至男性至尊的地位的需要，也需要部分女性展露艳姿，满足自己的声色欲求，此时女性的伦理道德价值往往淡出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视野。汉代文学中的“窈窕”内涵正是汉代人世俗情怀的展露，也是文学自身规律对于词语内涵的约束。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分异，于“窈窕”一词的不同理解与运用，可见一斑。

Two Meanings of Yaotiao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Classic Learning and the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HOU Wen-x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Yaotiao as an aesthetic category stressed greatly stature and healthy and strong aesthetic feeling of vision. Perceptual beauty was its main gene, which was inherited by literature of Han dynasty. Experts of the classics added the ethics and morals to it, which mainly embodied in the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he classics and was used for interposing real politics and ethics.

Key words: yaotiao; classic learning; literature; difference

（责任编辑：闫丽）

（上接第 74 页）

Reflection of The Folklore About The Poems of Breaking The Branches of The Willow For Farewell

ZHOU Ming-liang

(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illow is a very common tree through out China, while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s wrote it as the image of departure into poetry, from leaves to branch seven to cat kinds, every thing about willows included. In view of this custom fare well, I have co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willow had the sam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the departing relatives. As God of people's daily lives, people wore branches of willows again state ghosts when visiting the dead relatives at Singing Festival.
2. Willow fare wells connected with the ancient funerary rites, in which the carts used in the ancient funeral coated with materials of willows. The ancient considered "willows" could escort the dead to go to heaven. The willow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rviving easily.
3. Fare well relatives with the branches of the willow was symbol of hoping their love ones could live happily no matter where they were.

Key words: willow; blessing; protect; Newborn

（责任编辑：闫丽）